

紅樓夢索隱

604590

卷十六 — 十八

紅樓夢索隱卷十六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淒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話說賈赦賈政帶領賈珍等散去不提。且說賈母這裏命將圍屏撤去。兩席併作一席。衆媳婦另行擦桌整菓。更杯洗箸。陳設一番。賈母等都添了衣。盥漱吃茶。方又坐下。團團圍繞。賈母看時。寶釵姊妹二人不在內坐。知他家去賞月。且李紈鳳姐二人又病。少了這四個人。便覺冷清了好些。賈母因笑道。往年你老爺們不在家。咱們越發請過姨太太來。大家賞月。却十分熱鬧。忽一時想起你老爺來。又不免想到母子夫妻兒女。不能一處。也都沒興。及至今年。你老爺來了。正該大家團圓取樂。又不便請他們娘兒來說笑說笑。況且他們今年又添了兩口人。也難丟了他們。跑到這裏來。偏又把鳳丫頭病了。有他一人來說說笑笑。還抵得十個人的空兒。可見天下事總難十全。(索隱)此番賞月。本極團圓之事。而處處有缺陷不足之象。流露當前。所謂強爲歡笑也。說畢。不覺長歎一聲。隨命拏大杯來斟熱酒。王夫人笑道。今日得母子團圓。自比往年有趣。往年娘兒們雖多。總不似今年骨肉齊全的好。賈母因笑道。正是爲此。所以我纔高興。拏大杯來吃酒。你們也換大杯纔是。邢夫人等只得換上大杯。因夜深體乏。且不能勝酒。未免都有些倦意。無奈賈母興猶未闌。只得陪飲。賈母又命將氈毯鋪在階上。命將月餅西瓜菓品等類。都叫搬下。

去。命丫頭媳婦們也都團團圍坐賞月。（索隱）宮中賜宴食肉均圍坐殿隅。賈母因見月至天中。比先越發精彩可愛。因說如此好月。不可不聞笛。因又命將十番上女子傳來。賈母道。音樂多了。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遠遠的吹起來。就穀了。說畢。剛纔去時。只見跟邢夫人的媳婦走來。向邢夫人說了兩句話。賈母便問什麼事。邢夫人便回道。方纔大老爺出去。被石頭絆了一下。歪了腿。（索隱）仍入允初因魔壓受病事。康熙四十七年上諭。允初行事與人大有不同。居處失常。語言顛倒。竟顛狂易之病。又云。擲芳殿陰黯不潔。居者輒多病亡。允初時常往來其間。致中鬼魅。不自知覺。又云。忽爲鬼魅所憑。蔽其本性。忽起。忽坐。言動失常。時見鬼魅。不安寢處。屢遷其居。作者以允初受諸弟之魔壓。比之石頭一絆。趣極。賈母聽了。忙命了兩個婆子快看去。又命邢夫人快去。邢夫人遂告辭起身。賈母便又道。珍哥媳婦也趁著便就家去罷。我也就睡了。尤氏笑道。我今日不回去了。定要和老祖宗吃一夜。賈母笑道。你們小夫妻家使不得。今夜不要團圓團圓。如何爲我耽擱了。尤氏紅了臉笑道。老祖宗說得我們太不堪了。我們雖是年輕。已經二十來年的夫妻。也算四十歲的人了。況且孝服未滿。陪著老太太頑一夜是正理。賈母聽說道。這話很是我倒也忘了。孝服未滿。可憐你公公已死了二年多了。可是我倒忘了。該罰我一大杯。（索隱）誨淫蔑禮。處處歸罪賈母。既這樣。就別去。竟陪著我罷。叫蓉兒媳婦送去。就順便回去罷。尤氏笑說了。賈蓉媳婦答應著。送出邢夫人一同至大門。各自上車回去。不在話下。這裏衆人賞了一回桂花。又入席換暖酒來。正說著閒話。猛不防那壁廂桂花樹下。

嗚咽悠揚。吹出笛聲來。趁著這明月清風。天空地靜。真令煩心頓釋。萬慮齊除。肅然危坐。默然相賞。聽約兩盞茶時。方纔止住。大家稱讚不已。於是遂又斟上煖酒來。賈母笑道。果然好聽麼。衆人笑道。實在可聽。我們也想不倒這樣。須得老太太帶領著我們。也得開些心兒。賈母道。這還不大好。須得揀那好曲譜。越慢慢的吹來。越好聽。便命斟一大杯酒。送給吹笛之人。慢慢的吃了。再細吹一套來。媳婦們答應了。方送去。只見方纔看賈赦的兩個婆子回來。說瞧了右腳面上。白腫了好些。如今調服了藥。疼的好些了。也無甚大關係。賈母點頭歎道。我也太操心。打緊說我偏心。(索隱)再點偏心。我反這樣說著。鴛鴦拏巾兜與大斗蓬來。說夜深了。恐露水下了。風吹了頭。坐坐也該歇了。賈母道。偏今兒高興。你又來催。難道我醉了不成。偏到天亮。因命再斟酒來。戴上兜巾。一面披了斗篷。大家陪著又飲。說些笑話。只聽桂花陰裏。發出一縷笛音來。果然比先越發淒涼。大家都寂然而坐。夜靜月明。賈母不禁傷心。衆人忙陪笑發語解釋。又命換酒止笛。尤氏笑道。我也就學了一個笑話。與老太太解解悶。賈母勉強笑道。這樣更好。快說來我聽。尤氏乃說道。一家子養了四個兒子。大兒子只一個眼睛。二兒子只一個耳朵。三兒子只一個鼻子。四兒子倒都齊全。偏又是個啞吧。(索隱)康熙諸子皆陰殘。忍招集亡命聚謀。不軌不知綱常名教。爲何物。此段笑話。云一個眼睛。一個耳朵。一個鼻子。一個啞吧。暗寓十全之意。譏刺極深。其下復戛然而止。以示結局之不可問。聖祖雖聖家事。如此亦只能以不了了之。正說到這裏。只見席上賈母已朦朧雙眼。似有睡

去之態。尤氏就住了口。和王夫人輕輕叫請賈母安歇。賈母便睜眼笑道。我不困。自閉閉眼養神。你們只管說。我聽著呢。王夫人等道。夜已深了。風露也大。請老太太安歇罷了。明日再賞。十六月色也好。賈母道。什麼時候。王夫人笑道。已交四更。他們姊妹們熬不過。都去睡了。賈母聽說。細看了一看。果然都散了。只有探春一人在此。賈母笑道。也罷。你們也熬不慣。況且弱的弱。病的病。去的倒省心。只有三丫頭可憐。尙還等著。你也去罷。我們散了。說著。便起身吃了一口清茶。便坐竹椅小轎。兩個婆子擡起。衆人圍隨出園去了。不在話下。這裏衆媳婦收拾杯盤。却少了一個細茶杯。各處尋覓不見。又問衆人。必是失手打了。撥在那裏。告訴我。拏了磁瓦去交收。是證見。不然。又說偷起來了。衆人都說沒有打碎。只怕跟姑娘的人打了。也未可知。你細想想。或問問他們去。一語便提醒了那媳婦。笑道。是了。那一會記得是翠縷拏著的。我去問他。說著。便找時。剛到了甬道。就遇見紫鵲翠縷來了。翠縷便問道。老太太散了。可知我們姑娘往那裏去了。這媳婦道。我來問你要一個茶鍾。那裏去了。你倒問我要姑娘。翠縷笑道。我因倒茶給姑娘吃的。展眼回頭。就連姑娘也沒了。那媳婦道。太太纔散。都睡覺去了。你不知那裏頑去了。還不知道呢。翠縷和紫鵲道。斷乎沒有悄悄睡去之理。只怕在那裏走了一走。如今老太太走了。趕到前邊送去。也未可知。我們且往前邊找去。有了姑娘。自然你的茶鍾也有了。你明日一早再找罷。有什麼忙的。媳婦笑道。有了下落。就不必忙了。明兒和你耍罷。說畢。回去查收家伙。

這裏紫鵲和翠縷。便往賈母處來。不在話下。原來黛玉和湘雲二人。並未去睡。只因黛玉見賈府中人許多賞月。賈母又歎人少。又提寶釵姊妹家去。母女弟兄自去賞月。不覺對景感懷。自去倚欄垂淚。寶玉近因晴雯病勢甚重。諸務無心。只王夫人再四遣他去睡。他從此去了。探春又因近日家事惱著。無心遊玩。雖有迎春惜春二人。偏又素日不大甚合。所以只剩湘雲一人寬慰他。因說你是個明白人。還不自己保養。可恨寶姐姐琴妹妹。天天說親道熱。早已說今年中秋。大家要一處賞月。必要起詩社。大家聯句。到今日便棄了。咱們自己賞月去了。社也散了。詩也不做了。倒是他們父子叔姪。縱橫起來。你可知宋太祖說得好。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索隱) 此爲諸王心中之隱。特表而出之。否則用在閨閣雅集。殊覺不倫。湘雲爲失詞矣。他們不來。咱們兩個人竟聯起句來。明日羞他們一羞。黛玉見他這般勸慰。也不肯負他的豪興。因笑道。你看這裏這等人聲嘈雜。有何詩興。湘雲笑道。這山上賞月雖好。總不及近水賞月更妙。你知道這山坡底下。就是池沼。山凹裏。近水一個所在。就是凹晶館。可知當日蓋這園子。就有學問。這山之高處。就叫凸碧山。之低窪近水處。就叫凹晶。這凸凹二字。歷來用的人最少。如今直用作軒館之名。更覺新鮮。不落窠臼。可知這兩處。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高一矮。一山一水。竟是特因玩月而設。此處有愛那山高月小的。便往這裏來。有愛那皓月清波的。便往那裏去。只是這兩個字面。念作窪拱二音。便說俗了。詩文中不大見用。只陸放翁用了一個凹字。古硯微凹。聚墨多。還有

人批他俗。豈不可笑。黛玉道。也不祇放翁纔用。古人中用者亦多。如江淹青苔賦。東方朔神異經。以至畫記上云。張僧繇畫一乘寺的故事。不可勝舉。只是今人不知。誤作俗字用了。實和你說罷。這兩個字。還是我擬的呢。因那年試寶玉。寶玉擬未妥。我們擬寫出來。送與大姐姐瞧了。他又帶出來。命給與舅舅瞧過。所以都用了。如今咱們就往凹晶館去。說著。二人同下山坡。只一轉灣。就是池沼上一帶竹闌相接。直通著那藕香榭的路徑。只有兩個婆子上夜。因知在凸碧山莊賞月。與他們無干。早已息燈睡了。黛玉湘雲見息了燈。卻笑道。倒是他們睡了好。咱們就在捲簾底下賞這水月如何。二人遂在兩個竹墩上坐下。只見天上一輪皓月。池中一個月影。上下爭輝。如置身於晶宮鮫室之內。微風一過。磷磷然池面皺碧疊紋。真令人神氣清爽。湘雲笑道。怎得這會子上船吃酒。倒好。要是我家裏這樣。我就立刻坐船了。黛玉道。正是。古人常說的事。若求全何所樂。據我說。這也罷了。偏要坐船起來。湘雲笑道。得隴望蜀。人之常情。(索隱)與引宋太祖語同一用意。正說間。只聽笛韻悠揚起來。黛玉笑道。今日老太太太高興了。這笛子吹得有趣。倒是助咱們的興趣了。喏兩個都愛五言。就還是五言排律罷。湘雲道。限何韻。黛玉笑道。咱們數這個闌干上的直棍。這頭到那頭爲止。他是第幾棍。就是第幾韻。湘雲笑道。這到別緻。於是二人起身。便從頭數至盡頭。止十三根。湘雲道。偏又是十三元了。(索隱)聖祖遺詔。本係傳位十三子。世宗改十爲子。入篡大統。此事各野史多記載之。故特用十三元爲點綴。這個韻可用的少。作排

律。只怕牽強不能壓韻呢。少不得你先起一句罷了。黛玉笑道。倒要試試。咱們誰強誰弱。只是沒有紙筆記。湘雲道。明兒再寫。只怕這一點聰明還有。黛玉道。我先起一句現成的俗語罷。因念道。三五中秋夕。湘雲想了一想。道。清遊擬上元。（索隱）讀者須知一部紅樓夢其所作詩詞皆爲卽景寓意透露機緘之處深得風人賦興比三字遺意初非風月露漫充篇幅者卽如此詩名爲中秋賞月實是一篇別鵲吟孝莊下嬪後匆匆數月邊賦離鸞當時寂寞空閨或託之吟詠以志哀思是以入手之始卽用清遊擬上元句點明題旨單刀直入開門見山是卽作者著意處上元者天倫敘樂之日也。徹天星斗燦林黛玉笑道。匝地管絃繁。幾處狂飛盞。湘雲笑道。這一句幾處狂飛盞有些意思。這倒要對的好呢。想了一想。笑道。誰家不啟軒。輕寒風翦翦。黛玉道。好對。比我的卻好。只是這句又說俗話了。就該加勁說去。纔是。湘雲笑道。詩多韻險。也要鋪陳些纔是。總有好的。且留在後頭。黛玉笑道。到後頭沒有好的。我看你羞不羞。因聯道。良夜景暄暄。爭餅嘲黃髮。（索隱）老有童心實一可嘲之事餅而曰爭其爲睡餘殘屑可知湘雲笑道。這句不好杜撰。用俗字來難我了。黛玉笑道。我說你不曾見過書呢。吃餅是舊曲。唐書唐志。你看了再來說。湘雲道。也難不倒我。也有了。因聯道。分瓜笑綠媛。（索隱）不比綠媛有瓜可破香新榮玉桂。黛玉道。這可是實實你的杜撰了。湘雲笑道。明日咱們對查了出來。大家看看。這會子別耽擱工夫。黛玉笑道。雖如此。下句也不好。不犯又用玉桂金蘭等字樣來塞責。因聯道。色健茂金萱。（索隱）金萱爲母徽稱加以色健二字。詭極。蠟燭輝瓊宴。湘雲笑道。金萱二字便宜了你。省了

多少力。這樣現成的韻。被你得了。只不犯著替他們頌聖去。況且下句。你也是塞責了。黛玉笑道。你不說玉桂。我難道強對個金萱麼。再也要鋪陳些富麗。方是即景之實事。湘雲只得又聯道。觥籌亂綺園。分曹尊一令。黛玉笑道。下句好。只難對些。因想了一想。聯道。射覆聽三宣。骰彩紅成點。湘雲笑道。三宣有趣。竟化俗成雅了。只是下句又說上骰子。少不得聯道。傳花鼓濫喧。晴光搖院宇。黛玉笑道。對得卻好。下句又溜了。只管拏些風月來塞責。湘雲道。究竟沒說到月上。也要點綴點綴。方不落題。黛玉道。且姑存之。明日再斟酌。因聯道。素彩接乾坤。賞罰爲賓主。湘雲道。又說到他們做什麼。不如說咱們。因聯道。聯吟序仲昆。構思時倚檻。黛玉道。這可以入上你我了。因聯道。擬句或依門。(索隱)以上鋪敘樂事。下乃折入悼亡。酒盡情猶在。湘雲說道。這時候了。乃聯道。更殘樂已緩。漸聞人語寂。黛玉說道。這時候。可知一步難似一步了。因聯道。空剩雪霜痕。階露團朝菌。(索隱)用朝菌字。見人事之無常。湘雲道。這一句。怎麼一韻。讓我想。因起身。手想了一想。笑道。穀了。幸而想出一個字來。不然。幾乎敗了。因聯道。庭烟歛夕樁。秋湍瀉石髓。黛玉聽了。不禁也起身。叫妙。說這促狹鬼。果然留下好的。這會子方說樁字。虧你想得出。湘雲道。幸而昨日看歷朝文選。見了這個字。我不知何樹。因要查一查。寶姐姐說不用查。這就是如今俗叫做朝開夜合花。我信不及。到底查了一查。果然不錯。看來寶姐姐知道的竟多。黛玉笑道。樁字用在此時更確。也還罷了。只是秋湍一句。虧你好想。只這一句。別的都抹倒。我少不得

打起精神來。對這一句。只是再不能作這一句了。因想了一想。道。風葉聚雲根。寶婺情孤潔。（索隱）寶字孤字注意。湘雲道。這對得也還好。只是這一句。你也溜了。幸而是景中情。不單用寶婺

來塞責。因聯道。銀蟾氣吐吞。藥催靈兔搗。黛玉不語。點頭半日。隨念道。人向廣寒奔。（索隱）美言之則爲姮娥奔月。質言之直是寡婦見繇夫而欲嫁之耳。犯斗邀牛女。湘雲也望月點首。聯道。乘槎訪帝孫。

盈虛輪莫定。黛玉道。對句不許合掌。下句推開一步。倒還是急脉緩受法。因又聯道。晦朔魄空存。壺漏聲將涸。湘雲方欲聯詩。黛玉指池中黑影。與湘雲看道。你看那河裏怎麼像個人。到黑影裏去了。敢是個鬼。湘雲笑道。可是又見鬼了。我是不怕鬼的。等我打他一下。因灣腰拾了一塊小石片。向那池中打去。只聽打得水響。一個大圓圈。將月影激蕩。散而復聚者幾次。只聽那黑影裏嘎的一聲。卻飛起一個白鶴來。直往藕香榭去了。黛玉笑道。原來是他。猛然想不到。反嚇了一跳。湘雲笑道。正是這個鶴有趣。倒助了我了。因聯道。窗燈焰已昏。寒塘渡鶴影。林黛玉聽了。又叫好。又跺足。說了不得。這鶴真是助他的了。這一句。更比秋湍不同。叫我對什麼纔好。影字只一個魂字可對。況且寒塘渡鶴。何等自然。何等現成。本來有景。且又新鮮。我竟要擱筆了。湘雲笑道。大家細想想。就有了。不然就放著明日再聯也可。黛玉只看天不理他。半日。猛然笑道。你不必誇嘴。我也有了。你聽聽。因對道。冷月葬詩魂。（索隱）魂字。葬字。注意。湘雲拍手讚道。果然好極。非此不能對。好個葬詩魂。因又歎道。詩固新奇。只是太頹喪了些。你現病著。不該過於

作此淒清奇譎之語。黛玉笑道。不如此。如何壓倒你。只爲用工在這一句了。一語未了。只見闌外山石後。轉出一個人來。笑道。好詩好詩。果然太悲涼了。不必再往下做。若底下只這樣去。反不顯這兩句了。倒弄得堆砌牽強。二人不防。倒嚇了一跳。細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妙玉。二人皆詫異。因問你如何到了這裏來。妙玉笑道。我聽見你們大家賞月。又吹得好笛。我也出來玩賞。這清池皓月。順腳走到這裏。忽聽見你們兩個吟詩。更覺清雅異常。故此就聽住了。只是方纔聽見這一首中。有幾句雖好。只是過於頹敗淒楚。此亦關人之氣數而有。所以我出來止住。如今老太太都已早散了。滿園的人。想俱睡熟了。你兩個丫頭。還不知在那裏找呢。你們也不怕冷了。快同我來。到我那裏去吃杯茶。只怕就天亮了。黛玉笑道。誰知道就這個時候了。三人遂一同來至櫳翠菴中。只見龕焰猶青。爐香未燼。幾個老嫗。也都睡了。只有小丫頭在蒲團上垂頭打盹。妙玉喚他起來。現烹茶。忽聽扣門之聲。丫鬟忙去開門看時。卻紫鵲翠縷。與幾個老嫗。來找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因都笑道。要我們好找。一個園裏走遍了。連姨太太那裏都找到了。那小亭裏找時。可巧那裏上夜的正睡醒了。我們問他們。他們說。方纔亭外頭柵下兩個人說話。後來又添了一個人。聽見說大家往菴裏去。我們就知道是這裏了。妙玉忙命丫鬟引他們到那邊去。坐著歇息。吃茶。自卻取了筆硯紙墨出來。將方纔的詩。命他二人念著。遂從頭寫出來。黛玉見他今日十分高興。便笑道。從來沒見你這樣高興。我也不敢唐突。

請教。這還可以見教否。若不堪時，便就燒了。若或可改，即請改正。改正妙玉笑道：「也不敢妄評。只是這纔有二十二韻。我意思想著你二位警句已出，再續時，倒恐後力不加。我竟要續貂。又恐有玷。」黛玉從沒見妙玉做過詩，今見他高興如此，忙說果然如此。我們雖不好，亦可以帶好了。妙玉道：「如今收結到底，還歸到本來面目上去。若只管丟了真情真事，且去搜奇檢怪，一則失了嗜們的閨閣面目，二則也與題目無涉了。」林史二人皆道：「極是。」妙玉提筆一揮而就，遞與他二人道：「休要見笑。依我必須如此。」方翻轉過來，雖前頭有淒楚之句，亦無甚礙了。二人接了看時，只見他續道：「香篆消金鼎，冰脂膩玉盆。簫增嫠婦泣，袞倩侍兒溫。空帳悲金鳳，（索隱）」以上數句，純係悼亡之作，直犯題意，不復隱晦矣。閒屏散彩鴛，露濃苔更滑。霜重竹難捫，猶步縈紆沼。還登寂寞原，石奇神鬼縛。木怪虎狼蹲，鼃鳳朝光透。罽恩露曉屯，振林千樹鳥。啼谷一聲猿，歧熟焉忘徑。泉知不問源，（索隱）此諷再婚之詞。鐘鳴櫓翠寺，雞唱稻香村。有興悲何極，無愁意亦煩。芳情原自遣，雅趣向誰言。徹旦休云倦，烹茶更細論。後書右中秋夜大觀園卽景聯句三十五韻。黛玉湘雲二人稱讚不已，說可是我們天天是舍近就遠，現有這樣詩人在此，却天天去紙上談兵。妙玉笑道：「明日再潤色。」此時天已明了，到底也歇息歇息纔是。林史二人聽說忙起身告辭，帶領丫鬚出來。妙玉送至門外，看他們去遠，方掩門進來，不在話下。這裏翠縷向史湘雲道：「大奶奶那裏還有人等著，嗜們睡去呢。如今還是那裏去好？」湘雲笑道：「你順路告訴他們去，叫他們

睡罷。我這一走。未免驚動病人。不如鬧林姑娘去罷。說著。大家走至瀟湘館中。有一半人已睡去。二人進去。方卸妝寬衣。盥洗已畢。方上牀安歇。紫鵲放下綃帳。移燈掩門出去。誰知湘雲有擇席之病。雖在枕上。只是睡不著。黛玉又是個心血不足。常常失眠的。今日又錯過困頭。自然也是睡不著。二人在枕上。翻來覆去。黛玉因問道。怎麼還不睡著。湘雲微笑道。我有個擇席的病。(索隱)特用此語反射迴顧。餘味盎然。況且走了困。只好躺躺兒罷。你怎也睡不著。黛玉歎道。我這睡不著。也並非一日了。大約一年之中。只好睡十夜滿足的。(索隱)孝莊好合。不及一年。大約團聚之期。正復無幾。湘雲道。你這病就怪不得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亦雪芹補本。接寫中秋賞月。補足上回。爲康熙諸王子寫照。下半回以林史即景一詩。仍繞到孝莊身上。雖亦映射有致。而敘事平直。無層層疊疊之觀。花團錦簇之妙。置之原書中。力量稍嫌薄弱矣。自開首起。至不在話下止。爲上一段。自這裏衆媳婦起。至本回完畢。爲下一段。借收拾茶杯渡入賦詩。與尤氏四個兒子之笑話。借端截住。均避重就輕。取徑纖巧。爲力量不足之徵。即如妙玉評二人之詩。過於頹喪。其所續成者。宜必有堂皇華貴之句。一振全局。乃作者爲題意所束縛。如釐婦空帳諸聯。頹喪更甚於前。不知其所謂必須如此。方翻轉過來者何在。紅樓夢以言情之書。暗寫一代政治。字嚴華。褒筆振風霜。表裏俱澈。實爲空前絕後之作。雪芹亦矯矯文豪。偶然參加一二。尙露續貂痕跡。後生小子。不自審量。乃有後紅樓續紅樓之作。東施效顰。適增其醜。何爲也哉。

(護花評)賈赦回家被絆。亦是將敗之兆。

賈珍夜宴思聲悲歎。賈母賞月。笛音淒楚。深淺不同。其不吉之徵無異。寒塘鶴影。引出妙玉來。

(大某)中秋夕。凸碧堂前之笛。凹晶館外之月。清氣徐來。俗塵退屏。又換一番世界。雅湘雲黛玉始能消受。然一則早天。一則早寡。可知享清閒之福者。天忌之。奉高潔之性者。天更忌之。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鬢抱屈天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話說王夫人見中秋已過。鳳姐病也比先減了。雖未全愈。然亦可以出入行走得了。仍命大夫每日診脈服藥。又開了丸藥方來。配調經養榮丸。因用上等人參二兩。王夫人即時翻尋了半日。只向小盒內尋了幾枝簪挺粗細的。王夫人看了嫌不好。命再找去。又找了一大包鬚末出來。王夫人焦躁道。用不著偏有。但用著了。再找不著。成日家我叫你們查一查。多歸在一處。你們自不聽。就隨手混擦。彩雲道。想是沒了。就只有這個。上次那邊的太太來尋了去了。王夫人道。沒有的話。你再細找找。彩雲只得又去找尋。拏了幾包藥材來說。我們認不得這個。請太太自看。除了這個沒有了。王夫人打開看時。也都忘了。不知都是什麼。並沒有一枝人參。因一面遣人去問鳳姐有無。鳳姐來說。也只有些參膏蘆鬚。雖有幾根。也不是上好的。每日還要煎藥裏用呢。王夫人聽了。只得向邢夫人那裏問去。說因上次沒了。纔往這裏來尋。早已用完了。王夫人沒法。只得親身過來請問賈母。賈母忙命鴛鴦取出當日餘的來。竟還有一大包。皆有手

指頭粗細不等。遂秤了二兩與王夫人。王夫人出來。交與周瑞家的拏去。就令小廝送與醫生家去。又命將那幾包不能辨的藥。也帶了去。命醫生認了。各包號上一時。周家的又拏了進來。說這幾樣。都各包號上名字了。但那一包人參。固然是上好的。只是年代太陳。這東西比別的大不同。憑是怎樣好的。只過一百年後。便自己成了灰了。如今這個雖未成灰。然已成了糟朽爛木。也沒有力量的了。(索隱)借物喻人。羣知其義。實則專營攝政。已屆就木之年。猶作問津之計。尸居餘氣。爲歡幾何。請太太收了這個。倒不拘粗細多少。再換些新的。王夫人聽了。抵頭不語。半日。纔說這可沒法了。只好去買二兩來罷。也無心看那些。只命都收了罷。因問周瑞家的。你就去說給外頭人們。揀好的換二兩。倘或一時老太太問你們。只說用的是老太太的。不必多說。周瑞家的方纔要去時。寶釵因在坐。乃笑道。姨娘且住。如今外頭人參。都沒有好的。雖有全枝。他們也必截兩三段。鑲嵌上蘆泡鬚枝。攪勻了好賣。看不得粗細。我們鋪子裏。常與參行交易。如今我去和媽媽說了。哥哥去託個夥計過去。和參行裏要他二兩原枝來。不妨。咱們多使幾兩銀子。也得好的。王夫人笑道。倒是你明白。但是還得你親自走一趟。纔能明白。於是寶釵去了半日。回來。說已遣人去。趕晚就有回信的。明日一早去配也不遲。王夫人自是喜悅。因說道。賣油的娘子。梳頭自來。家裏有的。給人多少。這會子輪到自家。用反倒各處尋去。說畢。長歎。寶釵笑道。這東西。雖然值錢。總不過是藥。原該濟衆散人。纔是。咱們比不得。那沒見世面的人家。得了這

個就珍藏密斂的。(索隱)寶釵聲口、酷似宋江、處處不脫假仁假義面目、雖掩卷閉目、亦能因其所語而別其爲人。王夫人點頭道：「你這話也是一時寶釵去後。因見無別人在室。遂喚周瑞家的問前日園中搜檢的事情。可得下落。」周瑞家的是已和鳳姐商議停妥。一字不隱。遂回明王夫人。王夫人吃了一驚。想到司棋係迎春丫頭。乃是那邊的人。只得令人去回邢氏。周瑞家的回道：「前日那邊太太。噴著王善保家的多事。打了幾個嘴巴子。如今他也妝病在家。不肯出頭了。況且又是他外甥女兒。自己打了嘴。他只好妝個忘了。日久平服了再說。如今我們過去回時。恐怕又多心。倒像嚼們多事的。不如直把司棋帶過去。一並連贓證都與那邊太太瞧了。不過打一頓配了人。再指過丫頭來。豈不省事。如今白告訴去。那邊太太再推三阻四的。又說既這樣。你太太就該料理。又來說什麼了。豈不倒耽擱了。倘或那丫頭瞧空兒尋了死。反不好了。如今看了兩三天。都有些偷懶。倘一時不到。豈不倒弄出事來。」王夫人想了一想。說這也倒是快辦了這一件。再辦嚼們家的那些妖精。周瑞家的聽說會齊了那邊幾個媳婦。先到迎春房裏。回明迎春。迎春聽了。含泪似有不捨之意。因前夜之事。丫頭們悄悄說了原故。雖數年之情難捨。但事關風化。亦無可如何了。那司棋亦曾求了迎春。實指望能救。只是迎春語言遲慢。耳軟心活。是不能作主的。司棋見了這般。知不能免。因跪著笑道：「姑娘很心。哄了我這兩日。如今怎樣連一句話也沒有。周瑞家的說道：『你還要姑娘留你不成。便留下。你也難見園裏的人了。依我們的好話。快

快收了這樣子。倒是人不知鬼不覺的去罷。大家體面些。迎春手裏拏著一本書正看呢。聽了這話。書也不看。話也不答。只管扭著身子。呆呆的坐著。周瑞家的又催道。這麼大女孩兒。自己作的還不知道。把姑娘都帶的不好看。你還敢緊著纏磨他。迎春聽了。方發話道。你瞧入畫也是幾年的。怎麼說去就去了。自然不止你兩個。想這園裏凡大的都要去呢。依我說。將來總有一散。(索隱)頗有希望散伙的情形。離心離德。其能久乎。不如各人去罷。周瑞家的道。所以到底是姑娘明白。明兒還有打發的人呢。你放心罷。司棋無法。只得含泪與姑娘叩頭。和衆人告別。又向迎春耳邊說。好歹打聽我受罪。替我說個情兒。就是主僕一場。迎春亦含泪答應放心。於是周瑞家的等人。帶了司棋出去。又有兩個婆子。將司棋所有的東西。都與他拏著。走了沒幾步。只見後頭繡橘趕來。一面也擦著泪。一面遞與司棋一個絹包。說這是姑娘給你的。主僕一場。如今一旦分離。這個與你做個想念罷。司棋接了。不覺大哭起來了。又和繡橘哭了一回。周瑞家的不耐煩。只管催促。二人只得散了。司棋因又哭告道。嬌子大娘們。好歹略徇個情兒。如今且歇一歇。讓我到相好姊妹跟前辭一辭。也是幾年我們相好一場。周瑞家的等人。皆各有事。做這些事。便是不得已了。況且又深恨他們素日大樣。如今那裏有工夫聽他的話。因冷笑道。我勸你去罷。別拉拉扯扯了。我們還有正經事呢。誰是你一個衣包裹爬出來的。辭他們做什麼。你不過捱一會是一會。難道算了不成。依我說。快走罷。一面說。一面總不住脚。直帶著後角門出